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二十五讲

道法自然

第二十五章 · 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

有一件东西，在天地之前就在了。

老子开口第一句是：我不知道它叫什么。

「道」是借来的字，「大」也是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大

壹

借来的名字

一个人站在旷野里，面前是一块碑。

碑上什么也没刻——

因为他不知道那件东西叫什么。



先看原文

全章一百零六字 · 一句三转

经文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：道，强为之名曰：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今译

一 有一个东西混然而成，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。听不到它的声音，也看不见它的形体，寂静而空虚，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长存、循环运行而永不衰竭，可以作为天地的根本。

二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所以勉强把它叫做「道」，再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「大」。

三 它广大无边而运行不息，运行不息而伸展遥远，伸展遥远而又返回本原。

四 所以说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也大。宇宙间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中之一。人取法地，地取法天，天取法「道」，而道纯任自然。

这一章从头到尾在做一件事：**给一个装不进名字的东西找名字，然后立刻声明这个名字不算数。**

两个「强」字 qiǎng · 勉强，不是命名

强字之曰：道

给你一个称呼。不是「它叫这个」，是「我先拿这个字对着它」。

强为之名曰：大

连「道」也不够用，再借一个。一个不够，两个都勉强。

先秦文本里，很少有一个作者在句子中间连着两次声明「这话是我硬凑的」。老子把这句话放在全章最要紧的位置——讲宇宙源头的地方。

不是谦虚。是一种方法：**先把话说准的限度标出来，再往下说。**后面那些话之所以可信，正因为前面这句先认了输。

> 「道」这个字的意思本来是**路**。老子指着那个东西说：就叫「路」吧——你看，连他自己都知道这只是个将就。

名字是用来划界的

王弼注 · 三句话把这事说穿了

注一

名以定形，混成无形，不可得而定。

名是干什么用的？**给形体划界。**你说「杯子」，就已经把它的边、它的容量、它和别的东西的分界都说定了。那个东西没有形体，所以这个工具在这里用不上。

注二

大有系，则必有分，有分则失其极矣。

一旦落到「大」这个字上，就有了系属；有系属就必然有分界；有分界，**那个无穷的东西就丢了。**你叫它「大」，它旁边就站着一个「不大」。

注三

自然者，无称之言，穷极之辞也。

「自然」不是一个名字，是**「没有称谓的那个称谓」**——话说到尽头的那一句。这不是谦虚的说法，是逻辑上的最后一格：再没有更高的词可用了。

三句连起来是一条：**命名的代价，是被命名。**你想用一个字抓住它，那个字反过来把你和它都圈住了。

《庄子 · 天道》

轮扁斫轮

桓公读书于堂上，轮扁斫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曰：「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」

「斫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；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**口不能言**，有数存焉于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。」

轮扁不是瞧不起书。他说的是：**最要紧的那一层，从来没进过文字。**能教的都写在书上了，教不了的那一点才是全部——所以他七十岁还在亲手削。



儒家：正名与无名

孔子也碰过这堵墙，两次，方向相反

第一次 · 名必须正

「必也正名乎！……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」

《论语 · 子路》

子路问「为政先干什么」，孔子答得毫不含糊：先正名。名分不清，话就说不顺；话说不顺，事就办不成。在儒家这里，**名是秩序的第一块砖**——砖歪了，上面全歪。

儒家的选择：名要正，因为名是秩序的起点；但最高的那一处，承认无名。分两步走。

第二次 · 最高的地方无名

「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**民无能名焉**。」

《论语 · 泰伯》· 朱熹注：「其德之广远，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」

可孔子赞尧时说的正相反：老百姓**没法给他命名**。这不是抱怨，是赞到了顶——好到没有边，所以抓不住。同一个「名」字，用在制度上要正，用在最高处只能缺。

老子的选择：不是「等到最高才无名」，是**现在起的这个名字就已经不算数**。一步到位。

儒家把名当工具，工具要磨得锋利；老子把名当抵押，先声明它兑不了全额。**一个在修路，一个在路牌上写「此牌仅供参考」。**

佛家：最后那个人没有说话 《维摩诘经 · 入不二法门品》

一 **三十一位菩萨**各各说了一套「什么是入不二法门」。每个人都说得很好，每人一个角度，说完一个，下一个接着说。

二 **文殊师利**把所有人的话收成一句：

「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示无识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」

三 然后文殊回头问维摩诘：「我们都说了，该你了。」

默然无言 《维摩诘经》原文就这四个字，后面没有任何补充。

文殊师利叹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**是真入不二法门**。」——说的人输给了不说的人。

《金刚经》第二十一品

「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**是名**说法。」

《金刚经》第七品

「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说，非法、非非法。」

> 佛家那个「**是名**」的句式——「只是叫它说法，其实无法可说」——就是老子的「强字之曰」。两家都在名字外面加了一对引号，也都知道加了引号也还是说了。

贰

走出去，
又走回来

「大」这个字待不住。

它一说出，就要往外走；

走到最远的地方，才发现脚下就是起点。



三个字向外，一个字回来

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



王弼注

「逝，行也。不守一大体而已，周行无所不至，故曰逝也。」「远，极也。周无所不穷极，不偏于一……**不随于所适，其体独立**，故曰反也。」

这句话在说什么

前三个字一路向外，像射出去的箭；第四个字突然折回。所以老子描述的那个东西**不是一个方向，是一个环**——它必须走遍一切处，才成其为大；又必须不被任何一处留下，才回得来。

去 · 不守一大体

不肯只待在一个「大」里头。停在某处，就不是「大」了。

尽 · 周无所不穷极

一圈走完，一处不漏。不偏向任何一边，才叫「远」。

返 · 不随于所适

不跟着所去的地方走掉。体独立，所以回得来。

> 所以「反」不是失败，是**走完了才有资格做的一个动作**。没出去过的，谈不上回来。

《庄子 · 逍遥游》

九万里之上

「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

「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**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**」

庄子写到那个高度，忽然回头问了一句：天那种苍苍的颜色，是它真正的颜色吗？还是因为太远、远到没有尽头？——然后他说：**从上面往下看，也是这个样子。**飞得再远，看到的还是同一个天。

同篇还有一问一答：「汤之问棘曰：上下四方有极乎？棘曰：**无极之外，复无极也。**」问有没有边，答无边之外还是无边。这就是「逝曰远」的尽头。



《吕氏春秋 · 季春纪 · 圜道》

圜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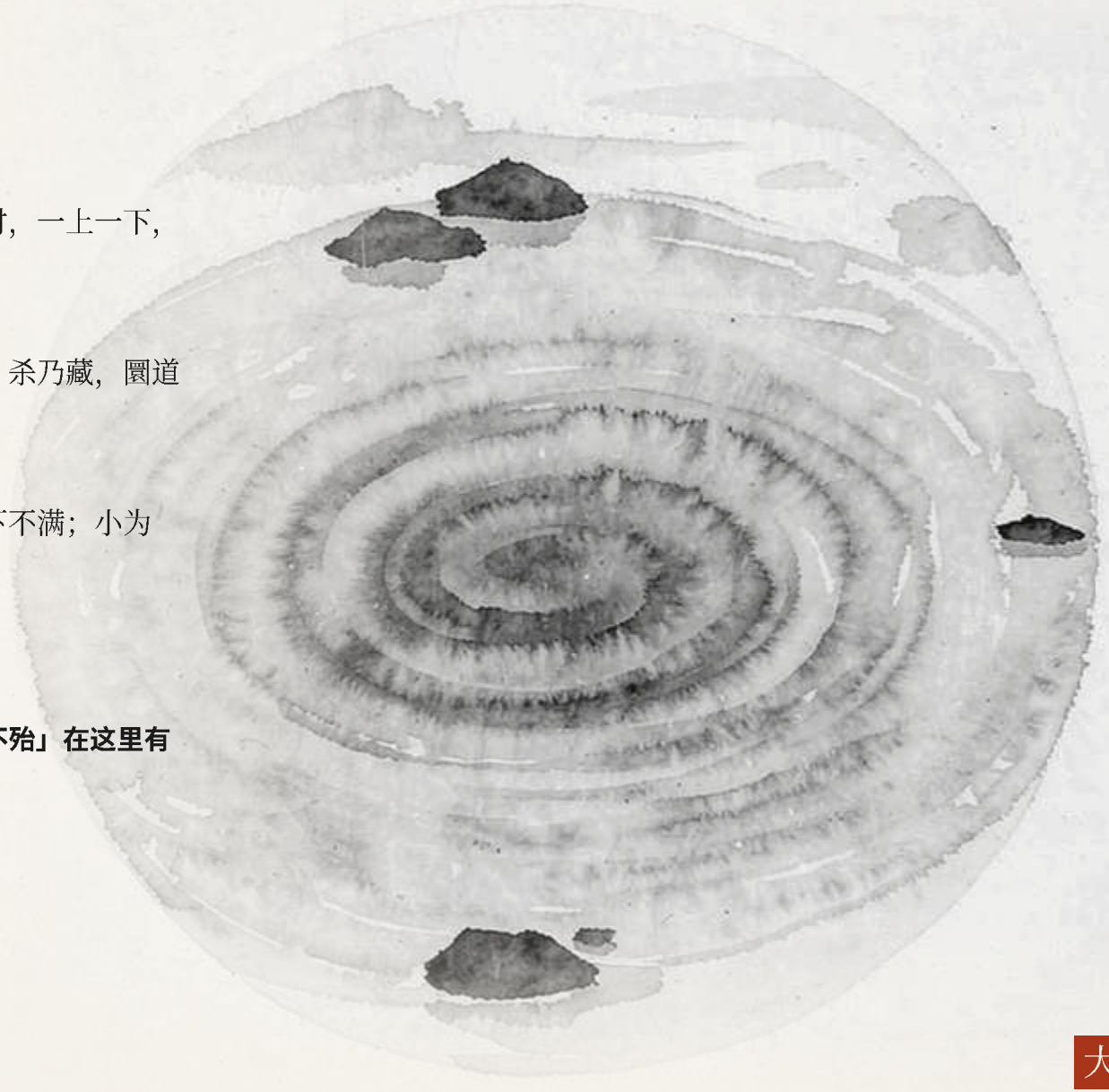
「日夜一周，圜道也。月躔二十八宿，轸与角属，圜道也。精行四时，一上一下，各与遇，圜道也。」

「物动则萌，萌而生，生而长，长而大，大而成，成乃衰，衰乃杀，杀乃藏，圜道也。」

「云气西行，云云然，冬夏不辍；水泉东流，日夜不休；上不竭，下不满；小为大，重为轻；圜道也。」

萌 生 长 大 成 衰 杀 藏　八个字是一生，也是一轮

水往下走，云往上走；上面从不干涸，下面从不满溢。**老子的「周行而不殆」在这里有了实物**：不是不动，是一直在转，所以用不完。



《列子 · 天瑞》

杞人忧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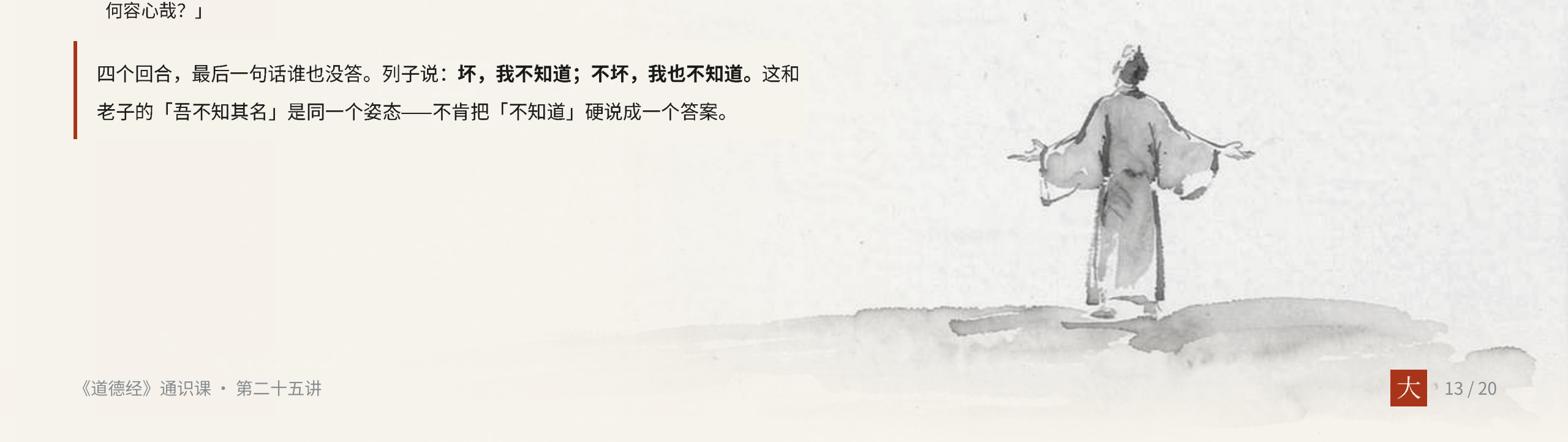
一 杞国人怕天塌地陷，怕到吃不下睡不着。（这是那个被笑了两千多年的问题。）

二 有人去开导他：天是积气，地是积块，无处没有，你怎么会掉出去？他放心了。

三 长庐子听了笑：虹霓云雾风雨四时是积气成乎天，山岳河海金石火木是积形成乎地，「知积气也，知积块也，奚谓不坏？」**天地不得不坏。**

四 子列子又笑：「言天地坏者亦谬，言天地不坏者亦谬。**坏与不坏，吾所不能知也。**……吾何容心哉？」

> 四个回合，最后一句话谁也没答。列子说：**坏，我不知道；不坏，我也不知道。**这和老子的「吾不知其名」是同一个姿态——不肯把「不知道」硬说成一个答案。



叁

第四把椅子

「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」

前面三样不用解释。

第四样坐在哪儿，吵了两千年。



椅子上坐的是谁

一句经文 · 五个版本 · 一个字的位置

版本	年代	经文
郭店楚简本	战国中期 · 现存最早	王亦大
帛书甲本	汉初	王亦大
帛书乙本	汉初	王亦大
王弼本	魏晋 · 通行注本	王亦大
《说文》引老子	东汉	**人亦大**
通行本 / 傅奕本	后世流传	**人亦大**

最早的三个本子，写的都是「王」

郭店楚简、马王堆帛书甲乙本，全是「王亦大」「而王居其一焉」。改字发生得很早，东汉许慎写《说文》，「大」字下面引的就是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」。

王弼注意到了这个别扭：下一句是「人法地」，前面却坐着「王」。他的弥合是：「天地之性，人为贵，**而王是人之主也**」——王是人里头最大的那个，所以王亦大等于人亦大。

改字的人比王弼更彻底：不解释，直接把「王」换成「人」。**王弼在替王说话，改字的人在替人腾位置。**

再补一条字形的证据

《说文》解「大」字：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，故**大象人形**。」——「大」这个字，古文字本来就是一个正面站着、张开手脚的人。改字的人手里是有依据的。

> 一个字挪了位置，这一章就换了体裁：**原本是「君主怎么治天下」，改完成了「人怎么活」**。而「人法地」这四个字，也终于和前面坐着的那个字对上了。

这条链子最后塌回自身

四级「法」· 是梯子，还是环

按字面读 · 像一台四级台阶

人法地

地法天

天法道

道法自然

照这么读，「自然」站在第五级、最高处——比道还高。可老子刚刚说「道」是先天地生的那个东西，哪儿来的比它更高的？

追问一句

如果「自然」真是第五级，它又效法谁？全书没有第六个字。**这一级的空位，本身就是答案。**

换个读法 · 最后一级没有去处

王弼：「道不违自然，乃得其性。」

河上公：「道性自然，**无所法也**。」

道没有什么可效法的。所以「道法自然」不是「道去效法一个更高的东西」，而是**道法自己——它本来就这样。**

链条走到最后一级，发现没有第五级。于是整条链子塌回自身，变成一个环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——**而自然，就是人此刻站着的这一处。**

王弼还补了机制：「用智不及无知，形魄不及精象，精象不及无形，有仪不及无仪，故转相法也。」越往上越无形，所以一层一层往上去法。

读成梯子，人是在往上够；读成环，人是在原地如实。**这一字之差，就是道家与儒家的分岔口。**

「自然」不是大自然

一个误读，读了两千年

王弼注 · 整段最要紧的一句

「法自然者，**在方而法方，在圆而法圆**，于自然无所违也。」

方的就照方的来，圆就照圆的来。注意这里没有一个标准摆在那儿叫做「自然」，让你去对齐。**是当下这个东西本身什么形状，就照它什么形状。**

「自然」在先秦不是名词，是「**自己如此**」——自，自己；然，这样。翻译成英文最接近的不是 nature，是 self-so。

> 「自然」在《老子》全书出现五次——十七章「百姓皆谓我自然」、二十三章「希言自然」、二十五章「道法自然」、五十一章「莫之命而常自然」、六十四章「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」。**没有一次指自然界。**

所以把「道法自然」读成「道效法大自然」，就把老子读成了一位环保主义者。他要说的比这彻底：**连「效法」这个动作都取消了**，因为没有什么在它之上。



石缝里的一枝，没有人种，没有人看。
它开花不是为了效法谁，也不为谁开。

往上够，还是平着走

同样是「与天地并立」，两条完全不同的路

儒家 · 向上够

「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」

《论语 · 泰伯》

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……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**则可以与天地参矣**。」

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

「则」是准绳、是效法，明确有一个更高的对象在那儿。儒家也讲人与天地并立（三才），但路径是**尽性 → 赞化育 → 与天地参**：先把自己这一份做到极致，再参与天地的运作。往上够，往里做。

佛家 · 平着走

「如何是道？」「平常心是道。」

「还可趣向否？」「**拟向即乖**。」

赵州问 · 南泉普愿答，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

「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虚豁，**岂可强是非也**！」

「拟向即乖」——一动念要往那儿去，就已经偏了。不用去合，本来就没离开过。**注意最后那个「强」字，和老子的「强字之曰道」是同一个字**：连「是」和「非」也是硬加上去的。

老子夹在中间：**「人法地」是往下学**，不像儒家往上够；**「道法自然」又取消了「合」这个动作**，像佛家的不拟。三家真正的分水岭只有一个问题——**要不要用力，往哪个方向用力。**

三家在这一章的分岔

同一个问题：人站在哪里

维度	道家	儒家	佛家
最高的那个	道 · 不可名。只能「强字之曰」，说出来就先声明不算数	天 · 可则。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」，有一个准绳在那儿	不可说。三十一位菩萨说完了，维摩诘默然无言
人的位置	四大之一。与道、天、地并列，坐在第四把椅子上	三才之一。可「与天地参」，鼎足而三	无位可立。一动念要站到哪儿，就已经偏了
怎么做到	**如实**：在方而法方，在圆而法圆	**尽性**：至诚 → 尽性 → 赞化育 → 与天地参	**不拟**：平常心即是，拟向即乖
落点	**本来如此**	**做到才到**	**从来没离开**
最高处那句话	「吾不知其名」	「民无能名焉」	「无有文字语言」

三家的差别在**用力方式**：儒家往上够，佛家不拟，老子往下学。可走到最高处，三家撞的是同一堵墙——「不知其名」「民无能名」「无有文字语言」，**说的都是同一件事：那儿没有字。**

第二十五章 · 道法自然

他讲了一个「道」，

然后把这个「道」字

也放进了引号里。

先声明名字是借来的，再说这条路走到头是回来，最后说最高的那个没有什么可学的——它自己就这样。三步走完，整章在拆自己。

下一讲 · 第二十六章

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